

# 樹木鬱蔥蔥

在北京住過多年，其實應該多次見過銀杏樹，但是，我竟有眼不識泰山，錯過了。那次是十一月底，去明月山，在宜春的一個山村，抬頭忽見一片金燦燦的樹葉，懾人心魄，O說，那就是銀杏樹呀！連忙拍了一張照片。銀杏樹從此進入我的心房。

□陶然

有一次，也在十一月初，走在北京東長安街行人道上，路過紅色宮牆邊，見到好久以前我在上學時，在那裏坐過的綠色長椅，有一種重見故人，似曾相識的感覺。於是，便坐了下來，享受秋風拂來的舒適感覺。一抬頭，見到對面有金燦燦的一片樹葉，在秋陽下閃閃發光，讓我有些睜不開眼的感覺。旁邊的朋友說，銀杏樹呀！後來參加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，住在北京日航新世紀酒店，街對面就是北京體育館，上大學的時候，曾經在中秋月圓之夜，跑到這裏，看黑龍江隊對吉林隊的冰球比賽，誰勝誰負早已忘卻了，只記得雙方球員在冰上以速度和體力比拼，激起在場男女觀眾的吶喊助威聲陣陣，只感到那是力量的展示。此時，見到一排排銀杏樹，在秋風中迎風輕輕搖曳，這北京秋夜，真讓人留戀。而陶然亭公園的銀杏樹，更讓我印象深刻，只是到這時才知道，原來銀杏樹就像凡間一樣，有公樹和母樹之分，怪不得所種的樹要父母相隔，以便公樹的種子可以給風吹拂，飄到母樹那裏，藉以播種。之前，大自然如此神奇，我哪裏曉得？

十年前，我病倒，w聽聞，竟冒着大雪，跑了徐州幾家郵局，硬是寄了幾包當地的銀杏片給我，銀杏片也許並不是很值錢，但那種情誼，讓我沒齒難忘。而我也才知道，銀杏片具有特殊功效。



給我印象深的，還有北京南長街的槐樹，北京許多街道都以槐樹作為行道樹，我那時在北京第六中學讀高中，一出校門，不幾步路，便是五路公共汽車站，夏天時，我站在車站下候車，風吹過，便有槐花飄飄然而下，拂滿一身；而在地下，早已積滿落英繽紛。一上公共汽車，回頭一望，但見飄落的槐花不斷揚起，恰像歌舞翩跹。這槐樹，讓我遙想起那棵古槐樹來了，當年李自成的兵馬攻進皇宮，明代的崇禎帝倉皇出逃，自縊在景山的槐樹上。隨著時光的遷移，那棵槐樹早已不存在，於今遊人指點着的那棵歪脖槐，我也去看過，但並非真正的那棵樹了，它只是贗品而已。

有一度，我借居北京槐柏樹街的三廟街，怎麼叫「槐柏樹街」呢？但那時並沒有留意，只是記住站名而已，女售票員一聲「槐柏樹街到了！市府大樓下，啊！」我便下車，拐個彎，就是三廟街那座簡易樓了。我記得，街對面有一座菜市場，有時我就去那裏買肉買菜，炒個什麼的當午餐或晚飯。但時光易老，如今滄海桑田，估計那座簡易樓恐怕也已經大變身了。至於街名，後來才知道，那時，北京市政府下屬一些辦公室就設在槐柏樹街，所以市民都稱它為市府大樓。而槐柏樹街，那是因為相傳以前高坡處有一棵老槐樹和兩棵柏樹，因而統稱為槐柏樹街，已經叫慣了，即使現在早已不是當年光景，名稱卻也延續下來了。只是我雖然多次回北京，但都沒有機會重回槐柏樹街，不知它如今變成什麼樣子了。

那年到西安，小芹曾帶我逛街，他指着街邊的樹木，告訴我，那是槐樹，中國槐。我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但心想，不過是槐樹的一種吧？

熟悉的，應該還有法國梧桐。上大學報到時，北師大當時開的是東校門，一過傳達室，便望見人行道兩旁的梧桐樹，聳立在那裏，好像歡迎我們的到來。進校後分配宿舍，我三樓的窗外便是肥大的梧桐樹葉，夏天時，當風吹來，那樹葉打在窗口上，沙沙直響，陪伴着我青春的夢，直到天明。直到很多年之後，我重回母校，那棵法國梧桐，已經生長到越過四層樓，變成從屋頂上俯瞰下面了。這法國梧桐，我在南京也見過。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次，L駕車載我們上中山陵，當車子駛進林蔭大道時，兩旁的法國梧桐茂盛，恰像兩列衛兵站崗，右邊的向左彎，左邊的向右彎，形成拱廊，車子就在梧桐樹下穿過。那感覺，真是非常立體。

松樹是北京常見的樹，太廟如今叫勞動人民文化宮，那裏就很多。傳說秦始皇當初上黃山，忽然大雨傾盆，幸得山上有兩棵古松遮雨，所以



秦始皇就封這兩棵松為「五大夫松」。只是，大概因為司空見慣，不見得有什麼稀奇，我也就從不以為有什麼特別的。

曾經讀過一首詩，題目是《榕樹》。我到福州時，印象是那裏多榕樹，難怪福州又稱為「榕城」。老榕樹的樹根露出地面，緊緊地抓住土地，樹葉像傘一樣張開四布，樹下成了一片陰涼世界，下雨又成了避雨之所。我少時住在赤道山城，當地朋友帶我去榕樹下的手推車熱帶果檔喝果汁，一面指着頭頂上的榕樹蔭，你知道嗎？這樹上住着許多精靈！於是，許多神奇故事便衍生而來。

當然還有聳天楊。那年從北京乘火車去烏魯木齊，那時只有火車，學生票，四天三夜的長途路程，一路咣咣咣咣，晚上便靠在硬座上，睏極了睡去，竟斜倚在旁邊一個女中學生，一驚，醒過來，尷尬一笑，連忙坐正。但不一會，她也睏得歪了過來，也都彼此一笑，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。大家都明白，出門在外，應該互相關照。

## ·陶然

香港著名作家，現任《香港文學》總編輯兼《中國旅遊》副總編輯，著有《追尋》、《與你同行》、《一樣的天空》、《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》等。



進入大西北，變成一路黃土連綿，一棵棵聳天楊，陪伴着一匹匹屹立不動如雕塑的駱駝，在戈壁灘上列陣。聳天楊又稱鑽天楊，正因為它不畏嚴寒與乾旱，挺立在荒漠上，有如驕人的頂天立地男子漢。後來在烏魯木齊的街道上，我又看到街邊種着一排年輕的聳天楊，既非蒼勁得令人肅然起敬，也不是蓬勃到叫人心醉，它們還沒有茁壯成長，卻顯示出無限生機。這一晃，幾十年過去了，小樹肯定已長成大樹成蔭，什麼時候，有機會重去，去看那當年小樹，成長為大樹的樣子？我不知道。

還有白樺樹，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在長白山下，那天，準備上天池，先在二道白河鎮的白山大酒店借宿，晚上散步，見到一片白樺樹林，震懾了我的心。之前，常在前蘇聯電影中看到白樺樹的鏡頭，後來又在海林市橫道河子鎮的俄羅斯村，看到一座俄羅風格的洋房，還有充滿俄羅斯風情的白樺林，令我回想起電影《齊瓦哥醫生》的片頭。而在現實生活中，白樺林離我，實在太遙遠了。

# 沒有情人的情人節

(美)南茜·J·里格著 □楊振同譯

又下雨了。我躺在床上輾轉難眠，雨點鋒利得像剃鬚刀，落到路面上劈啪作響。我傾聽着雨聲，心緒不寧，彷彿恍惚惚走進一條條黑暗的走廊，想起了一件件痛苦的往事。一股寒意襲上心頭，我感到驚恐萬狀。唉，又下雨了。

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年年如此。至少去年人們就是這樣跟我說的。那時候淒風苦雨下個不停，我對此感到驚訝。這裏似乎只有兩個季節。在雨季，有時候狂風暴雨一下就是好幾天，而有時候暴雨下了一陣就晴了。結果常常是財產受損失，生活受影響。雨究竟能下多大，每年的情況都不一樣，很難預料。雨季過後是火季。在大雨中勉強保住的財產這時受到了大火的「關照」，生活再次受到影響。這兩個季節之間的日子是單調乏味的，有時有一點兒太陽，有時煙霧騰騰，有時再有一點兒太陽。這跟家鄉科羅拉多州根本不一樣。

科羅拉多州也下雨。春夏兩季常常是雷雨交加，雨勢之大，往往會造成洪水爆發。在西部長大的孩子都了解這些危險。起碼我過去是這麼想的，現在我可不敢這麼說了。上二年級的時候，給我們放了一部洪水爆發的電影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有一個男的把他的57型車牌汽車停在一座小橋上，橋下是一條風景如畫的乾涸的溪谷。他拿出了照相機。就在這時開始下雨了，但他真想拍下那張照片。突然，洪水像一堵牆一樣黑壓壓地呼嘯而來，把他連人帶車一下子沖走了。這個情景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。我小時候他們用這種辦法嚇唬小孩兒，現在他們用什麼辦法，我就知道了。

一年前，我敢發誓，沒有人給這裏的孩子講過大自然的威力有多麼危險。我和未婚夫艾勒·希金斯最近從科羅拉多州搬到了洛杉磯。這次搬

遷也是我們做出的一個選擇，是為了工作。我們搬進了阿特瓦德區的一套房子裏，離洛杉磯河只有一個街區。剛搬進去一個半星期，就開始了連綿不斷的陰雨天氣。記得情人節那天，我心想這樣的天氣對談戀愛的人來說簡直太糟糕了，不過我仔細看了看艾勒的臉，就知道天氣好壞關係並不大。至少我當時是這麼想的。因為我們廝守在一起，生活安定踏實。我們打算在洛杉磯一安定下來就結婚成家，我們一邊談着，一邊聽着雨聲。

桑尼努克步行橋橫跨洛杉磯和金山州高速公路，把阿特瓦德區和格里菲斯公園聯結了起來。我和艾勒幾次去公園散步，都注意到許多孩子根本

不管什麼欄杆，看見洞口就鑽進去，在河床的爛泥裏玩鬧，沿着兩岸水泥砌的河坡跑上跑下。大多數時間，孩子們在襯砌水泥的河道裏玩耍，家長可能並不擔心，因為大多數時間河道是沒有水的。然而一旦形成了習慣，在孩子們的心目中，大多數時間就變成了所有的時間，這件事誰也不去細想。就在這時，下起雨來了。

我們每天都做出選擇，這些選擇會影響我們的生活，有時會影響別人的生活。去年一個普普通通的星期日，也就是情人節過後的第三天，滂沱大雨一連下了許多天後，太陽終於露出了臉。我和艾勒決定去遛遛狗。我們沿着小路不知不覺朝公園走去，跨過高高地架在洛杉磯河上的步行橋，橋下面水流湍急。現在那件事在我看來恍若夢境，緩緩地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。許多孩子在離河水很近的地方玩耍，他們的無知和大膽驚得我們目瞪口呆。有兩個小男孩尤其引人注目。他們騎着自行車在河對岸的河堤上騎來騎去，戲弄着河水，很顯然是被河水那威力和魅力所吸引了。一個騎着亮黃色自行車的小男孩把車輪沾到了水邊。注意，只是沾了一下水邊。可是，啊，河水力量太大了。眨眼間，他的自行車從他身下抽了出去，他在河岸上爬了起來。這時他做出了一個選擇。他跳入水中去弄回他的自行車，卻迅速被沖向下游，他那張年輕的臉上出現了恐慌的表情。剎那間，我們也要做出一個選擇。

當時艾勒為什麼跑去救那個男孩子？我為什麼

麼支持他的決定而沒有阻攔他呢？我相信我們是處於最大本能，去拯救一個落難的孩子。那小男孩兒的臉色，他那恐懼和絕望的神情，以及他那一聲聲「救命」的呼喊——我們出於對孩子發自內心的愛，做出了選擇。一霎時，艾勒跑過小橋，越過欄杆，跑到了水邊。艾勒從岸邊夠不着孩子，就趟進了水裏。艾勒臉上立即驚恐萬狀，因為河水把他也捲走了，使得他無法立即把孩子救上岸來。從艾勒的表情，我可以看出，他雖說身強力壯、身形矯健，可眼前的局面他卻應付不了。那孩子就在他前面不遠的地方，卻總也夠不到他，就像一座小小的燈塔，照耀着通向死神之門的道路。

……

「每年都有人在那條河裏淹死。」那天下午，一個警員對我講。他說這話時，半是驚愕，半是傷心。他做記錄時似乎並不怎麼表示同情。然而整個城市都崩潰了。他暗示，我們一開始企圖拯救那孩子，本身就不對。他真的是在批評呢？還是我向他過分地表現出了我個人巨大的負疚之情？抑或他只是在就事論事？這是不是說，今年在洛杉磯以及其他河道裏淹死人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呢？家長們有沒有聽到我去年發出的呼籲，警告孩子們這些河道的危險性呢？我們從別人的悲慘經歷中可以學到些什麼呢？

我問那位警員，那我們當時應該怎麼做才對。「什麼也別做。就叫警員。為什麼要搭上兩條命呢？幸好是那個孩子出來了。那麼大的水，是沒有辦法戰勝的——掉到河裏就沒命了。」哦，可是我們看到那張小臉，滿是對死亡的恐懼，正在被急流吞噬，當時一切自我保護的條條框框都給打破了。轉瞬間，孩子和艾勒都不見了。晚上孩子回了家，而艾勒卻再也沒有回來。

此刻，又下起雨來了。

(譯自《洛杉磯時報》)

## ·楊振同

文學翻譯家，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副教授。已出版《世間之路》、《致命約會》、《故事開始了》等六部譯著。

